甗甄洞藁

甂洞藁卷之三十四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賢校

碑文四首

太昊犧皇陵廟碑

犧皇氏之王天下也蓋都陳稱太昊云太昊陵在今陳州之西北三里東去其畫卦臺二里高可十尋望之嶂嶂若園丘蔡水經其前東匯爲池即白龜獻瑞處陵左右至於今生蓍蓋地靈也而犧皇之靈實幽贊之陵園寢廟深廣三百畝有奇未詳所自置乃饗祀之典則由上世以來不廢我

高皇帝定天下之四年詔治太昊陵寢親爲文遣禮
官守祀之敕守臣歲祀爲令甲遂
純皇帝即位七年詔大治寢殿殿後爲平臺重屋貯
御碑其上前爲神御爲露臺以受朝饗又前爲輦道
爲寢門爲棘門爲應門門各三伺閣麗泱鬱過孔廟
數倍蓋隆之也百餘年來頗爲霖潦所嚙蠹蝝乘而
腐之土木頹弛丹雘剝蝕而 光朝之所隆幾且蕩
然豈獨其守臣責耶
今皇帝即位之二年都御史臣道直御史臣鈇以督
學副使臣貞吉言具疏請得留輸帑金三千金大治

之如

憲廟時不治且恐壞而費益不訾　制下大司空尚
書議議治陵如兩臣言第不得留帑金以薄邊實爲
上計者發其便宜圖之未幾擢御史　召入爲少司
馬御史得代行明年夏四月御史臣堯卿按部陳州
齋沐而謁　陵顧則祭吹臣國倫按察僉事臣汝翼
臣坤亨從之御史顧仰徘徊愀然顧謂三臣曰岌岌
矣古之式閭表墓爲其賢且新以風世也聖如羲皇
非所謂啓斯文之閟而爲萬世帝者師乎即柰何惜
三千金使

祖宗之制蕩然又安在其表中土而稱
今皇帝德意乃謀諸都御史臣重奉　詔共圖之以
經費屬布政臣承蔭以營度屬坤亨以興事攷工屬
知州臣烝而以其尉若幕副材石既盈工吏既肅拓
其舊而一新之凡因之工三拓之工七建兩樓神御
前左衛鼓右懸鐘相望若井幹應門之外營綽楔三
其一廣徑門象太乙其二横道東西鄉象六闕御史
題其中曰先天門東曰繼天立極西曰開物成務森
若鼎峙而樹屏其南以辟車騎爾乃繚以重垣垣皆
朱堊翼以兩舍舍皆玄瓦別爲左右夾道以通齋祓

庖湢之所爾乃前後植柏數百株蔚然成青林矣是役也因財於公羡因役於刑徒不薄邊實亦不侵民力經始於七月而以十二月告成御史郎以其成之月自大梁馳至陳諏日舉祀事國倫等從之如初御史曰美哉巖巖乎翼翼乎稱帝陵矣藉不得奉　明詔從便宜臣力豈至此哉屬國倫紀其事而碑之國倫曰犧皇之功德大矣紀傳所載象圖畫卦應龍紀官造書契之文制嫁娶之禮教畋漁養犧牲蓋其彰彰著者萬世之下仰而師之其功德大而難名故其澤綿綿而不斬嘗考棺槨制自黃帝黃帝有冢在橋

山舊曰葬其衣冠今按世紀由女皇至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之號而後炎帝作由炎帝至榆罔凡八世而後黃帝作然則太昊氏遐矣未有棺槨疑無冢即陵廟非古也豈後世帝王將脩其功德爲是望而禋之猶所謂葬其衣冠意乎乃茲十尋之丘非有厲禁歷千萬世樵牧不及惟蓍生之而人無古今賢不肖未有毀其一抔土者非其不斬之澤然乎不者何虎丘之錮驪山之穿曾不得比于裸葬而以牢祀終天地乃在其棺槨未制衣冠未藏者乎嗟乎甚矣異矣我　國家凡三詔治陵而陵寢盛諸臣或倡其

詩或肩其勞皆有所以黙翼之
今皇帝法古圖治茲一甚盛舉矣孔子曰德合天地
者稱帝太昊氏又帝之始也國倫雖欲譽天地之大
其將奚從

楊侯城輿國碑

初楊侯城輿國成父老欲碑之侯不可曰尋虞其有
復瑕瑕不足恃也其侯之三年乎踰歲淫雨嚙而瑕
者數處更築之蓋三年城不復瑕父老曰可碑矣侯
又不可曰城非從地出寔罷民力興事而復擾以
自勞人其謂之何父老以告吳子吳子曰侯意深哉

夫春秋成城必書重民力也昔華元趨功子罕行築皆以謳者之口增畏可知古人大役必不得已而後興即防民之口猶防川難矣豈其易居成功乎矣過自謙讓有以也父老識之又踰歲侯遷襄陽丞去父老環城而嗟曰微侯其孰遺我以安可碑矣乃礱石以請於吳子吳子曰今乃知父老之不忘侯非有爲也因紀其事而勒之按興國居鄂下雉間故永興縣地歷宋元或爲軍或爲路明興始著爲府尋改州州故有城委土爲之城西一面墉山其三面皆塹湖久之盡圮而僅址存屬承平百餘年民間外戶不閉小

有野警一處侯之力能制之故有司不恃城居人亦晏然無所告急至嘉靖中鄰境盜漸起間一竊發則陰結里人爲鄉導然猶憚捕不敢近城久之鄉道皆盜且引鄰境盜深入爲父老憂有司始戒嚴議城守請給縣官緡錢繕治之旣得請乃復料民而役計畝而材民自爲城而縣官緡錢莫知所出入矣未一二年城又盡圮頗爲黠盜所窺遂有乘墉而入斬關而出者有司衆息莫敢問且亟下令勿告變告變者杖殺之嗟乎玆毒於藉寇兵甚哉隆慶中唐侯汝禮來請括鄰邑之田贏我境內者籍爲里派因得而租庸

之衣冠之使無負險而潛奪其遠心且用以備他盜蓋自籍里以來而又繼以楊侯善彈壓四境庶幾其按堵矣乃楊侯視城之圯也則惏然不勝其憂曰古者司空不視塗猶以爲非國而況國無城郭乎夫盜賊何常之有今恃一日竊發而忘久遠計非是因與父老約曰亡羊而不補牢可謂智乎厝火而臥積薪可謂安乎今父老皆有闔廬以倖燥濕而郡不城猶野處而露寢難日後作將奈何諸父老無不欣然願受命侯乃率其丞史物土方度丈數揣高卑厚薄而差算其徒庸財糗奏記兩臺使兩臺使如其議以請

于　朝報可於是得留貢金三千有奇爲城資侯乃
聚諸父老之稍有家者授以心計分董其役掘舊址
入地深五尺實以巨石甚之基以上則琢石鱗次而
甃之石以上則陶埴而陴堞之外削而內陁豐下而
銳上周遭可六百餘丈高二仞厚半之爲門五而樓
櫓其上東曰下雉西曰永興小西曰陽新南曰鎮山
北曰高陵蓋從其道所鄉適也爲水門三爲警舍三
十始事在萬曆戊寅之初夏而卽以其秋告成望者
莫不稱神速城既成侯乃議所與守於是設門候嚴
更柝以健卒布守諸警舍而猶慎以遊徼提以邏騎

以故居人無不帖席臥者予聞之民所曹好鮮其不
濟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曰衆心成城是役也
侯不得已與衆圖之而因與衆守之藉令當外戶不
閉時父老且晏然難與慮始侯亦且避選事名而無
因以動衆城豈眞從地出哉夫事以時舉功以會成
令侯去郡且一年而城已五年觽然爲江漢巨觀外
足以銷邪心而內足以壯士氣父老不能一日不恃
城宜不能一日忘侯矣予庶幾無愧辭哉侯吳郡人
名士元宗仁肖起家進士在郡故多善政不書特書
其成城者如此其爲諸父老先而碑侯者予從兄國

典也銘曰

九州羣牧星錯禹疆爲墉爲垣具曰金湯肆于承輿麗彼職方內包山澤外塹長江承平滋久城復于隍奸宄竊發比屋踉蹌楊侯至止維民所恃牧職旣脩民艱斯庇爰省頽雉殷憂如燬乃詢耋耆乃謀卿士鳩工慮材衞我赤子豈不閔勞久安伊始百工斯陳百堵載新堅壁文堞突爾嶙峋自夏徂秋厥功何神塗歌巷頌我侯何仁侯也不有退讓逡巡去而見思始被貞珉

華容縣城碑

華容令田君城華容成且三年其邑人孫兆孺走千里謁予爲紀其事且曰邑士人之德君也不徒以其成城也兆孺予故人令又治行高等爲鄰域所竊慕因受狀紀之按華容古屬陵地在巴丘之西稱巖邑迷入 國朝尤多盜甲世族然以其濱洞庭也一二長吏闇於行水而諱言防民邑用坐困焉往予經行其野野人患潦莫知所徙入其市市人患盜莫知所匿岌岌乎眉可察矣因勞之曰潦不可隄而殺盜不可城而拒耶曰捄患非難顧得賢長吏難耳今覩兆孺所稱述田君不誠賢長吏哉夫田君既平其政使

民有餘力治隄疏溝洫潦不能災而耕者盈野矣乃
獨四顧其城郭蕭然如野則閔焉私憂之豈其暴民
於路而稱百里長若乃惜一日之經費而避始事名
將委土可以限内外乎於是聚邑長老而與之圖事
城者盛也非高堅不足以盛民然役吾瘠民以高堅
吾城是爲患非捄患也今計緡於官因工於傭二三
長老分堞而董之勤惰疾徐惟爾堅瑕惟爾不佞百
里長得以行城之法從其後長老得無以爲厲乎長
老曰此爲吾屬計長遠也何止無厲謹受命邑故以
孔道冠蓋絡繹歲籍丁夫爲徒御凡幾百人往往乾

沒於胥史而邑令倅尉因得分輿皁之食而藉餘夫代之其後夫不勝役又從民間調發役益繁民益患苦無已田君悉發其弊一日而得餘夫金二百餘屬邑長老爲經營貲又敕民兵若干人曰民兵者因民而兵爲保障設也今率棄戈矛而營縣牒以自利是豢之使噬吾民也何以兵爲夫保障莫急於設險城功興非若屬出力而誰乎於是手畫而面驅之薪者陶者冶者負土而轉石運甓而塈塗者林林登登皆兵也皆自掛踐更爲之未數月城成高三仞厚三之一廣千丈有奇爲門五而警舍倍之樓櫓千堞齵然

一新邑士人扶老攜幼覩而駭焉曾不知其役之興而成之若是易也田君其神君乎顧一年成城三年紀事何居兆孺曰邑故土城創自宋而元人易之以石久之址存耳父老相傳成化以來增脩之役凡五舉每費輙溢千金役民夫不可勝算然杵未及息而阤者不止一隅城何可恃也乃田君不下堂而置百堵于掌淫雨不能攻潰潦不能齧亡命揭竿之徒望而消其邪心必三年而千百年無恙可知也邑士人之德君葢深矣夫然後紀豈徒邑士人之心安哉吳子嘗聞之治天下去其害治者而治與矣又曰善爲

政者樹德不善爲政者樹怨夫田君去其邑兩大害
而新一城且以結士人之心無泯滅時其明於樹德
遠怨哉君名大年字　蜀定遠人起家進士兆孺
名斯億

侯公生祠碑

侯公諱堯封字欽之東海嘉定人以進士御史三仕
楚爲按察副使提兵鎮襄陽二年遭太夫人喪去又
一年襄人思之而家尸祝之襄令吳之佳乃諭諸長
老曰公方高重臣有功德若屬若屬思而尸祝之誠
厚道然豈若屬所得私爲位乎吾聞齊人思其相慶

燕人思其守布蓋立生祠云若其倣燕齊故事與襄聚爲一祠不猶專且尊乎諸長老莫不欣然受命於是令先之諸長老羣而赴之卜地得唐相張柬之園故址爲公祠祠成乃走使鄂渚之東乞碑吳子以吳子故知公也因憶往歲予遊玄嶽過襄公嘗登予峴山採羊叔子碑俯睨其陽東之園在焉徐與步過飲深樹間甚懽乃今襄人祠公適在其處豈叔子所稱自有宇宙即有此山耶非偶然矣顧公法官也而又治兵非若親民吏之易樹德也何襄人德公乃爾公蓋用親民之道於襄有以結其心乎夫襄跨江漢而

與秦韓最時爲楚西戸甚重鎮也一切軍興若考功
計吏兩撫臣並得奉璽書兼制之而三方一有始禍
竊發則且相望爲犄角而後稱完計非可自用其便
宜保境偷安爲也又其地磽埆受漢水無時病潦土
俗好遊治五方之人雜處浮食即探丸竊鉤之徒伏
其中郡邑長吏不能盡繩以法公至既宣上威德行
部諸郡邑閭民疾苦俗尚條布功令而蘇恤釐正之
已乃登撫講武號召勇敢之士淬鐵劍被組練甲修復
楚子左右乘廣殺以隆中陳圖三令五申之以待不
虞蓋二年江漢間晏然枹鼓不鳴而故所患探丸竊

劉之徒亦莫不回嚮受約束爲諸將用盡荆湖劉氏服有備故無患百姓益得有餘力以耕商自殖熙熙然不知有兵且不知公法官也茲公所由見德衆人深哉而祠以昭德俎豆以明敬庶幾世世不忘公非獨其令私也嗟乎豈惟令不私公哉張園與峴山相望不百武昔人碑叔子以至于今今人碑公以躋諸古其以功德並也乃予謂叔子以湮滅爲慨猶名之也而公曾不有其功德又安與夫名與山俱傳哉銘曰 劉侯氏晉東海表吳神明之胄厥有耆儒金閨通籍緇斧碎迹風先八使聲著兩都三仕我楚楚人

其挐江漢湯湯爲楚西甸握符視師戢回翼善洊我鐵劒被我組練兩轅既攻八陳斯擅以楚鎮楚方城攸奠保障維嚴繭絲載撤士女見休農人大悅公雖于征去思彌切立像豎祠俎豆爰設峩峩三峴表公高節

墓誌銘三首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追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江公墓誌銘

通議公下世且五十年其孫惟大來佐武昌始造予以誌請予惟公　先朝遺忠也敢不拜命之辱按狀江公諱潮字天信門人稱之曰鐘石先生豫章貴谿

縣人其先閩之浦城人宋宣和間有祖公榮仕爲弋陽令因家弋陽淳熙初徙貴谿之湖陵里其後有名彥璋者公六世祖也舉元鄉貢生文斌文斌生永洪永洪以文無害丞監利生三子而其季爲公之祖曰憲憲由鄉舉爲應天府學官生耒陽令左卿公父娶汪氏生公于成化丙戌五月二十三日公自少岐嶷不羣應天公心奇之間攜以過其鄉高先生所公侍立竊聽高先生語次移時無倦容高先生固目公而語其倩張曰太江氏者必此兒也因從臾張以女字之弱冠補弟子員每試輙儁丙午舉省試第一弘治

巳未登進士選授壽州知州壽雖
祖宗朝湯沐下邑然瘠而近陵民不勝繁役屬歲且
大侵道殣相枕藉公至愴然下令與民蘇息尋奏記
諸上官拯荒弭盜招流徙所全活不下萬衆會浙江
大比士遣使來聘公爲主試官公曰以吾拮据視一
郡猶日昃不遑安得曠其職爲人從博士家取代庖
之譏耶因報書謝不赴時論高之未幾有少年喜事
者議請城中都公立草數千言諷之其略曰茲大役
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饑饉之民未易卒動即
高帝神聖其自定鼎以徙爲萬世保障計曾無一郡

一邑不金湯也而獨於肇基之地闕焉豈智竭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臣庶所得窺耳今欲以尺寸之畫而補

神聖之所不及難矣哉其議遂寢乙丑擢南京刑部郎去之日百姓遮道泣因築生祠祠公正德戊辰擢廣東按察僉事分持風紀海濱吏民肅然憚之會所部連州山寇李亞保聚徒剽掠禍將蔓延公親督將士深入其巢擊破之事聞 朝廷勞以白金文綺庚午擢副使奉 璽書視嶺南諸學風厲學官弟子先德後藝一時所識拔類多異才如霍宗伯韜蕭太史

汝成則其最也壬申奔朱陽公喪里居三年哀瘠骨立除服補山東如前官風采無異居嶺南時而得士若李太僕舜臣者數輩後皆以名實顯故時人稱公氷鑑云庚辰遷山東按察使議法持大體治獄多所平反而獨繩黑吏抑驕將毅然不少貸嘉靖壬午遷廣東布政使公以廣故多珍賄異物而吏其土者率緣筐篋損名乃躬礪清白以風庶官已乃稽出納謹蓋藏節約諸經費皆目擷而手籍之廣人守藏吏惟有抱牘股栗耳公一日見帑金數百鋌歲久封識漫滅不可稽詰之守藏吏曰茲積羨也公曰民方困征

求而務留羸金以資不肖者之私橐何謂因蠧括入屬籍以報兩臺使充軍需是歲省民間軍需數百萬石而又塞一弊源蓋可謂不媿四知矣乙酉公以文武才被薦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軍務公下車未數日即行邊閱城堡堅瑕芻粟豐約與諸將士勇怯驕警徐策緩急而弛張之居二年虜不敢近會有太原人李福達以妖言惑衆聚黨至數千人攻年爲亂震動三河公勒兵解之而獨福達操重資遁匿他所已聞公圖其形購捕益急遂詭張寅名入京夜持鉅金爲武定侯郭勛壽因匿勛家勛

詒書山西部使者爲闗說欲脫其急公捕得其書抗
疏陳福達罪狀併劾勛倚　掖廷親怙勢藏逆敢爲
亂階罪當誅不誅勛無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勛因得
流言宮闈謬爲張寅稱寃
上疑之特承嘉張公新相恐諸大臣不附巳又欲結
勛自固遂阿旨下公詔獄且使人陰嘗公少易而言
中丞可復也公正色謝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死所
何以官爲承嘉知公不能屈卒從末減議罷公官公
旣罷歸日侍太夫人養甚愉悅間從鄉長老賔客雅
歌酣飲不復談往事久之勛坐不法敗

亦恂詔獄非實中外人人訟公當從　召用而公
獨晏然將終其身無何眞人邵元節新被寵以禮部
尚書乘傳請龍虎山爲
先帝祝釐所過無不望塵希恩者然獨知公負重名
先使人致幣將招公公恐其汚已也使人報其幣謝
不與見已劉給事君賢疏薦公有風節可當大任公
聞之愀然歎曰吾罪槩也奈何巖穴不深而猶以姓
名辱世人耶自是益遠引不入城府辛卯春正月六
日病卒享年六十有六業已葬白谿之東原越數歲
有司舉鄉賢而以公與高先生爲稱首而並祀之高

先生知人哉隆慶改元奉
先帝遺詔錄公忠追贈公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遣
官爲起塚而諭祭之制辭有持法正妖矢忠遭謗云
云嗟乎公生平槩見奚啻榮於華袞已哉配郎張淑
人生子一夔以貢爲潛山令娶邵氏女三長適工部
主事裴近次適謝以初又次適丘汝芳俱國子生孫
男二長惟遠國子生娶傅氏次卽惟大壬子舉人任
武昌別駕娶汪氏孫女二長適蘭溪章譪次適安仁
湯廷摯曾孫男四人美晃美中美紳美士曾孫女三
人一適裴京會一適汪容俱庠生一適鉛山費堯年

社武選郎中吳子曰往予釋褐閑朝著長老談大獄
狀令人病悸髮上指冠夫永嘉其時馮
天威以修其睚眦至虜辱諸言官大臣何震讋也已
手公三疏讀之蓋可謂謇謇批逆鱗而猶幸其得禍
獨淺豈忠言正氣有當於社稷之靈非權幸所得辱
耶乃武定之奪侯與永嘉之免相皆不旋踵公身後
數十年重見褒卹炳炳國史與三辰爭麗人臣何以
負國爲哉予故撰次其大者爲誌而系以銘銘曰
桓桓司馬顓頊之裔崛起湖陵鬱爲名世敭歷八階
忠貞允礪宣威鴈門爲王室衛何哉佞幸馮寵匿妖

謣謣三疏請劒于朝鼎鼐鑊在前中不可搖反其初服於世若超赫赫遺詔閔忠郵勞家象祁連祀用少牢垂聲竹帛五嶽均高幽靈永慰奕葉其膏

明奉直大夫尚寶寺卿汪公墓誌銘

汪公名宗凱字子才別號七峯楚武昌之崇陽縣人其先婺源人用高貲爲江左著姓　國初有祖樂善公清甫始徙崇陽家焉累傳至公曾大父琏琏生大父藻累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大母夏氏贈恭人以子文盛貴也藻生父文明由鄉貢爲蜀之洪縣令累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楊氏封恭人

以予宗元貴也太常公有四子長即宗元仕至通政使次即公仕至尚寶司卿次宗伊任戶部尚書侍
今皇帝經筵官少出繼其叔中丞公文盛嗣又次宗召丁酉舉人汪遂爲武昌右族非啻冠崇陽矣公生而端好穎秀太常公鍾愛之八歲時即攜之入蜀讀書縣廨業已如老成人稍長日誦數千言雖從其父師治舉子業而性尤好古間取秦漢古文辭讀之益快於心不倦嘉靖癸未公始出就試時關中許先生爲督學閱其文異之曰安得經生而古文辭也因令補弟子員廩之戊子與伯兄通政公並以毛詩舉于

鄉已丑通政公舉進士而公下第曰是吾學不遠兄
也因辟居外舍閉戶誦讀者三年雖宗鄰親故罕窺
其面乙未舉進士明年授中書舍人已奉使　冊封
遼王王敬禮之而厚其餽遺公一無所受戊戌陞工
部員外郎庚子考績進階奉直大夫封其配陳氏爲
宜人尋陞本部營繕郎中會
上詔司空脩　圜丘泰壇公與武定侯郭勛董其役
勛故椒房親憑藉寵幸多所行不法而好使氣陵人
攖之者往往得禍公獨時時面折之不少屈勛因日
公而諷政府將誣搆焉政府搖手喻之汪郎不可動

也其誠遂綏

上賜白金文綺勞之辛丑公以陳宜人客死于京請

告歸葬壽繼娶葉宜人壬寅還京補戶部福建司員

外郎會

上詔脩

九廟大司空難其人因薦汪郎才大夫也善營度而

節財省工又不畏强禦可任也公於是殫心力夙

夜祇事材無巨細必親慮庸無衆寡必親計地勢無

卑高必親仞至於堂室几筵楯陛垣牖莫不心畫而

手規之功成

上嘉悅加賜白金文綺尋陞尚寶寺卿時分宜之子世蕃在尚寶同官多謟附之以希汲引公獨澹然與居郎嚬咲不相假世蕃私語人何楚人樸拙乃爾丁未公又出使遼王遂過家省楊恭人世蕃因以報使失期中公改戶部員外郎尋陞本部山東司郎中庚戌北虜深入京師戒嚴大司馬曰馳檄徵諸路兵入衛而京師三大營兵不下數十萬平居坐食大倉粟不下數百萬石寇至曾無一卒可使荷戈主將陳國公朱希忠猶晏然坐視之公攘臂而憤焉遂草疏劾希忠誤國負 主恩法當誅死以謝天下疏入

上為之變色以希忠侍
上久不忍加誅又分宜與之約婚從中力解之僅得
薄罰華去常祿三之一已寇退分宜用前郄爲希忠
脩怨㗂大司徒孫應奎徼及公外𨒅公於是有潤州
之謫其後給事徐公遴劾應奎附黨文過移罪屬官
詔改陪京尋罷去公心事皭然明矣已公度分宜意
未已辭潤州不就歸而築室棠谿之涯塊焉志得喪
知止足歲時自登堂壽母以往他無所營讀書立言
而已所著棠谿集數十卷詩文並擬漢唐諸名家而
端居賦與七敘諸篇尤爲士林所膾炙揚恭人且老

於盛暑中病風痺幾殆其右足諸醫以為不治公自以意立法用艾數斗手提炭火熨之三日竟愈楊恭人曰微吾兒棄官歸詎信吾足者後恭人年至八十八歲考終公哀毁踰禮里人莫不孝之隆慶改元尚書公自田間　召起公大喜曰吾翁負經世才向扼於權奸不及少試今其大用時矣問從賓客卮酒間聞人談時政及邊鄙事一有不槩於中輒憂見顏色因戒其子弟吾家微　國恩深矣老臣苦不善官無所用之若曹其毋忘補報哉公居恒少疾間有微疾旋以善調御之未嘗召醫已卯三月忽一日以手籍

授其子廣曰儒者不廢治生茲衛生計也不言其故越四月朔日之夕公趣具酒與葉宜人飲飲數行遽謂宜人曰其易吾巾履吾將逝矣遂端坐而逝距其生弘治戊辰四月三十日享年七十有二陳宜人爲耆民大華女葉宜人爲千戶鈺女並有内行而能經其家子一人即廣歲貢生娶某縣令甘應時女女五人長適邑庠生戴茇庚次適蒲圻龔乾端俱陳出次適通山庠生朱之楨次適儒官王作珩俱葉出次尚幼側室顧氏出也孫二人長延喆次延慶孫女一尚幼俱甘出廣將以庚辰某月日卜葬公于横山窩之

中林其兆負辰而抱戌因介朱之楨乞銘于予予憶初仕時見公翊翊然恭也斷斷然辨也已又知其勇於有事而介于臨財頷率用峭直於人無苟合士亦以此多不附至於色養太恭人而行友愛于伯仲間則天性也其大者折脅忤世蓄力詆希忠犯三大難以信其節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之矣其汲長孺之儔乎長孺始列為九卿而卒以戇見疎不為用然帝終以社稷臣許之視九卿孰榮信矣公之似長孺也因銘銘曰

荏氏之胤曷徙而遐雋水之澤曷溢而涯棄彼高

國是用華四世一經以名其家矧茲英産直躬正色震之不驚撓之不忒宛其彌留邦殞司直哉我中林千秋斯域

明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价夫郭先生暨配胡宜人合葬墓誌銘 代作

其不佞以今皇帝之壬辰年舉進士則學士郭先生實收之今先生卽世且二十五六年其初所舉三百人已多先後淪落去仕籍而在位者屋七八人項予受 命拊循中土履先生之故墟則其子孫寖微而墓亦至今未

有誌蓋惜然傷之曰公明儀識予張墓侯芭負土爲楊家皆執弟子禮甚敦以吾曾師事先生而使斯禮竟闕不已負在三之義乎於是取其鄉故給事張漢卿所爲狀次而銘之先生姓郭名維藩字价夫大梁儀封人卜居杏岡之東門人稱杏東先生其在元季有祖名德自虹縣避兵徙家儀封生二公二公生蕭縣典史巖典史生承德公慶承德公初以布衣行義鄉閭稱長者娶歐陽氏而生五子長即中憲公廷珪蓋先生父云中憲公起家進士授南京戶部郎以貤恩得封承德公與歐陽安人郭遂爲儀封著姓後中

憲公謫刑部郎坐執法忤權貴人謫膠州稍遷至僊

蕃太守程蕃去中州萬里所治多蠻夷部落公遂無

行意與其配太恭人賈偕隱里中課三子治博士業

怡然終其身矣三子皆恭人出而先生最長先生自

少丰神慧朗十餘歲即强記善屬文弱冠從中憲公

南京時南陽王公爲他曹郎先生慕而師之自是問

學日益精贍而文思日益泉然絕羣比還中州則中

州諸經生未有不下先生者弘治戊午先生舉於鄉

高第正德辛未舉進士推擇爲庶吉士入史館讀中

秘書雅有公輔之度甲戌授翰林檢討丁丑春　命

同會試所取多海內名人是年四月考績
上嘉之詔封其父中憲大夫母太恭人已即請告銜
命馳歸以奉
上所賜金綺爲中憲公太恭人壽里中父老皆嘆而
相告曰往公為二千石如敝屣今乃發其嗣而席有
餘榮若此哲上哉辛巳擢南京國子司業先生謂大
學賢士所關乃毅然脩復師氏之教日端坐惟中與
六館諸博士發予講授經業語載南雍講藁中蓋居
國子三年士習翠然一正嘉靖乙酉擢侍講學士視
南院事先是院廨蕪圮官屬多不備即視院者又多

傳舍居之巳遂鞠爲塲礫先生曰玆豈非昔人所比於登瀛地乎柰何坐令其蕪圮而不支一木也乃括院中所儲公費得數百金又稍稍捐月俸佐之未數月葺治一新觀者竊歎曰郭先生來吾曹復覩翰林矣丁亥𢑴中憲公喪歸巳丑又喪太恭人相繼哀瘁幾不勝禮辛卯起復故官尋改侍讀學士典　內制壬辰春　命主會試掄品殆無遺賢先生以史臣嫺於辭令又數爲　朝廷得士稱任使以故受知
今皇帝有　詔進講經筵又輒從講中開陳化理啓沃

上心語載經筵講藁中勿敘敘其大者嘗講尚書天
惟純佑命章末獻言曰願去操急之習而務惇大之
風
上諭輔臣曰維藩言有指其使究言之於是先生草
疏無慮數千言防民邪正士風辨賢才闢僞學罷選
貢復古士崇師儒廣言路則其大槩也疏入
上多采納行之後又講尚書古之人猶胥訓告章末
又獻言曰古人非止殷三宗周三王乃爾聖如帝舜
其臣猶以逸樂戒之而舜不以爲忤此正胥訓告保
惠敎誨意惟　陛下裁擇未幾坐失頌白兎瑞免官

歸里中乙未
上思舊臣　召還先生官如故先生又進講大學衍
義
上甚嘉悅賜金幣寶鏹丁酉四月擢太常少卿兼侍
讀學士視院事是時朝士大夫見
上簡遇正人謂先生且入相乃一夕疾忽作不起訃
聞
上悼之賜諭祭敕有司營葬事先生其可謂以榮名
終乎配宜人胡氏蓋從先生官累封也宜人父貢士
名拱辰母張出宜人幼即沈靜莊嚴貢士重憐之擇

貢士負名膠庠擇壻得先生曰兹郭氏鳳雛也遂約婚宜人既歸先生益竭孝謹佐太恭人庀其家政歲時供賓祭曲極誠款已從先生宦兩京邸中則時時束澤衣絢履使人起居二尊人即二尊人安乃已脫有不懌則布衣蔬食夜不貼席寢後二尊人下世宜人毀瘠襄大事且終其身不食醢脯曰吾舅姑弗食之矣其遇娣姒督臧獲嚴而弗訶至見宗黨貧乏不能舉婚喪又數以先生意周之此不足稱良匹哉先生生成化乙未八月二十八日卒嘉靖丁酉八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宜人後先生五年生而卒先一

年享年五十有八子男一人國子生名留娶李氏孫
男二人仰山近山皆邑學生以先生卒之明年某月
日合葬於邑北原從中憲公兆也嗟乎先生博極羣
書明習當世務持論慷慨而所爲詩文辭采飈發即
尺牘人爭傳之居家孝友敦至在朝獻納數陳不激
不阿有董仲舒劉向之風焉今先生已不可作而海
內學士家猶能誦說嚮慕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然
則先生豈遂泯乎昔予先中郎嘗曰吾爲銘多矣唯
郭有道銘無愧色某才不逮先中郎廼先生則洵乎
有道家法也復何愧於銘銘曰

於皇季穆實始有號爰氏厥采載命之郭奕世毓靈
于彼中嵩篤生先生矯矯儒宗偕此哲儷福祚維基
黼藻天室帝曰予毗降年曷永不弔彼蒼豈伊片石
可永來芳瞻彼北原孔樹既蕃嗚呼先生綿綿若存

瓬甁洞藁卷之三十四終

甑甀洞藁卷之三十五　文類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　校

墓誌銘六首

明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憲卿陳公墓誌銘

陳公諱柏字憲卿沔陽州人世居江北村自高伯祖勛起家仕至青州府太守弟曰勉以輸粟助賑事聞朝廷義而旌之沔人因稱義民陳氏義民公生高年公廷器高年公有子四人而承德公洋最少也與其配吳太安人竝有隱德而善經營其家語在廣陵李

少傅所爲誌中太安人以正德丙寅六月十三日生
憲卿憲卿自少丰儀端秀慧悟絕羣承德公授之書
一過成誦六歲時郡守徐咸以勸農入村見憲卿羣
兒中大奇之顧謂其宗老曰是兒國器若家青州君
少遜之矣年十二郡守李濂識之一審曰何意守沔一
日得雙鯉盍謂憲卿與童士時六十時既登第爲太
史憲卿始娶任恭人恭人儒家女蓋承承德公太安
人意而力與憲卿爲儒儒憲卿蓋又與其外弟傅司徒
同志相砥礪遂以經術齊名而陳太淑人者憲卿之
姑傅司徒之母也初太淑人子憲卿無異子司徒姑

恒從慂之吾兩家世緒必大固待兩兒兒共紉岡之
未幾憲卿舉戊子司徒舉辛卯里人無不稱太淑人
知子矣嘉靖庚寅憲卿入南太學已未下第又入北
太學時董傳兩公與茶陵張文毅公同官京師間擕
憲卿登海印寺閣憲卿即席賦鏡光篇成諸公爲之
擊節歎賞憲卿由是負大雅名辛丑下第卧病慈恩
寺間取佛經讀之忽忽有悟而知聖人爲必可師因
謁程詹事鄒祭酒教學士尹都諫相與究陽明先生
致良知之學甲辰丁未又兩下第而志不少休或勸
之仕弗應歸而營蘇阡偶阡中有合抱之木枯而復

生者憲卿有感焉豈人心不山水若哉因易其別號
曰蘇山蓋憲卿故號大蒙易之謂由蒙而蘇也庚戌
舉進士觀大司空政是秋北虜入寇京城戒嚴憲卿
以薦從王少宰行城已又監造戰車弓矢諸器具皆
立辦竣退少宰薦憲卿曉事習虜情且推擇用之屬
其冬太安人來就養不任苦寒卽憲卿又時時念承
德公計欲請告未有間會
肅皇帝悼張文毅之薨　詔司空遣官爲起冢司空
議以憲卿行辛亥憲卿旣銜　命襄其師文毅公事
因得扶侍太安人取道歸爲承德公壽未數日承德

公下世人言憲卿歸自數千里外及奉承德公訣蓋
天也向之急省覲而無意待次也豈偶然哉憲卿居
喪始終情極哀禮極易越甲寅除服如京師授職方
主事時承豐諱公為大司馬得憲卿如增一右臂顧
憲卿迎刃諸兵事猶以餘力與其同年友高伯宗李
師孟徐子與及不佞國倫相過從為風雅之會丁巳
考職方績奏　敕贈承德公如憲卿官母吳妻任俱
封安人是秋遷署員外郎戊午擢武庫郎中會蒲坂
楊司馬復起謂南北多警請得調陳郎為職方　詔
許之其秋仲子文燭舉于鄉比

肅皇帝自庚戌以後日綜核兵政操下益急毎慮度
諸邊計一不效即惶恐待罪莫知所税駕而分宜父
子方盜柄擅威福即司馬持一議置一帥必先造請
而後可不爾禍且立至憲卿適當其艱也然毎陽順
指而退復自伸其意如海賊王直葉宗滿寇吳粤數
年始俘至京師分宜入其重賂將議釋憲卿力持以
爲非法竟論磔死於市分宜銜之後楊司馬行邊而
以左司馬江攝部事江故椎魯少文遇警輙案息不
能措一畫憲卿於諸路奏報朝至而夕覆無不當
上意江毎心憚焉後江以他事䡾一司吏死憲卿謝

目吏無罪而死其罪在郎江於是有愠色而目攝寇卿矣胡司馬宗憲總戎哭典師久無功
上遣羅給事嘉賓龐御史尚鵬往按之還奏宗憲黎寇要功二大罪分宜父子惡非其指也以視寇卿曰職方見兩疑了疏耶何不解事乃俯寇卿正色對曰胡誠有仰東南一日非胡不可然老師費財掩敗飾以自功則有如言官言分宜大怒會
上詔集廷臣廷議羣臣率以臨敵易將為難下司馬議報寇卿遽草報疏曰掩瑕錄瑜以興後效者 聖人使過之仁也據事直言以警不恪者人臣奉法之

義也
上因直言官言姑令宗憲待罪行間是時覽者無不
爲憲卿股弁己未冬
上以秋防無虞　賜鏹金勞憲卿故事職方再防秋
得晉內卿獨憲卿爲分宜格弗與庚申春出補山西
按察副使兵備井陘後同年張肖甫爲憲卿敘其職
方疏草有言楚有兩職方華容位上卿河州淹晉臬
有幸不幸耳肖甫知言哉憲卿居井陘數月嘗提兵
曲陽過倒馬關中令守蜚狐諸隘是年虜擁衆寇雲
中不能深入旋遁去憲卿乃得休馬息士謁宋延昭

父子廟摩挲插箭祭刀曝甲諸石因作忠節廟碑讀
之其氣足以吞胡巳還過涿鹿遇旱憲卿閔焉旣發
倉粟飢者又自登壇禱雨雨三日父老以爲神應因
作喜雨軒記記之無何聞太安人訃痛絕仆地井陘
人亦遮道泣焉比歸甫葬太安人而任恭人又下世
憲卿哭之慟曰天乎何垂老奪吾益友乎癸亥除服
當復如京師補按察而憲卿業巳倦游不治裝會京
考坐職方時浮議當左官蓋左司馬中之也憲卿聞
而歎曰以吾爲職方奉法忤權貴人曾不知死所安
知有官今得竊藉爲柴桑翁幸矣遂自高臥不出巳

丑仲子登進士憲卿請建閣于宅西歲時讀書其中
謝絕諸賓客獨傳司徒得徑入爲花月之飲甚歡隆
慶戊辰仲子以廷尉評考績　詔復憲卿官致仕憲
卿益得恣情山水嘯咏竹石間即監司郡大夫非卑
造避不見萬曆改元以　恩詔進一階其年三月三
日憲卿大治具延里中長老由七十至百歲者幾百
人爲高年會四座皆龐眉皓首觀者無不歆艷甲戌
仲子以淮陽太守考績　加封任安人爲恭人仲子
尋擢四川督學副使戊寅晉山東參政督漕務是年
伯子文燦以國子生授光祿監事無何監事暴卒且

夭其二孤憲卿傷之用戚戚然懲矣自己卯屏居退
樂軒嘉閱晁文元所著迎談因悟解縲紲驅障礙其
本在知仁勇是禪家宗釋迦猶吾儒宗孔子也自是
不復操觚爲文庚辰三月廿四日忽無疾而逝得年
七十有五逝之前二日猶能揖友人賞牡丹其夕遽
令家僮視斂具曰吾將逝逝旅飭徐擧手足示人庶
幾全歸君子哉蓋憲卿生平磊落剛正喜揚人之善
而亦不欲浮譽人又廉於財而樂施其所嘗施惟恐
見德居家躬行孝友而遇外戚故人率過厚其伯兄
杞仲兄松皆客死而憲卿哭之過哀已並歸其櫬厚

葬之費爲恭人表任公鳳墓而子其孤孫其孫女裴
送焉少與郡人馬孟遠孟良李天恩友善二馬蚤世
德卿旣厚䘏其家又爲兩名士表碣于墓其後李死
親爲文哭而賻焉所至文房諸器皆勒銘以自警而
訓其兩子諸孫更嚴所著有五經講錄河陽人物考
藏于家而詩若文凡數十卷參政君業已彙爲全集
而范陳少傅謝坂張少保序之傳矣子男二人長即
監事文樊娶謝處士贊女次即參政文燭娶童典術
承祥女封恭人孫男四人汝堪娶賀守備襄女繼孫
氏汝佳娶王給事順女汝璧娶張別駕栴女俱文樊

臣茲爲諸生推佳先卒汝圭國子生文燭出聘歐憲副栢女孫女三人其一文燮出適庠生童行先其二文燭出長聘費舉人得稍子次聘傅參軍作霖子吳國倫曰庚戌之歲楚人同憲卿釋褐者十六人而推憲卿爲祭酒非獨長其齒云蓋憲卿之執禮而恭也愛人而能規也多聞識而不自賢也若偽皆嚴事之至與予抵掌談執則沾沾稱知已矣觀其志在用世一試于職方再試于井陘遂有激而自罷不復出人深惜之乃所遺於參政君者皆長世具也何論文章大業哉參政君將以某月日葬憲卿于故所營蘇阡

先期使使乞誌於予予故誌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鬱鬱蘇阡有木參天枯而復榮孰紀其年以蔭以殖

以宅名賢名賢維何太丘之裔質有其文表于奕世

勒銘貞珉用俟千禩

明中憲大夫廣南尋甸軍民府知府元健鄭公

墓誌銘

萬曆庚辰冬十二月十六日中憲公卒于家明年其

子明垣明城卜其冬某月日葬公龍珠山之陽先期

以程按察學博所爲狀匍匐渡江來謁予銘曰先大

夫意也予憶與公別京師二十餘年往歲因答通一

間而公報之書甚溫容且謂公老而無恙有其二子
俱賢儁能承公歡予竊爲心快焉豈今遂作隔世事
傷哉按狀鄭公諱佶字元健楚黃陂縣人世居曾臺
鄉別號印谿其先有名士達者仕元爲太史太史生
質質生思文思文生了璋了璋生乾敬隱於耕乾生
奉直公鸞始折節爲儒以經術成貢士娶闕宜人以
正德癸酉三月初十日生公公自少負異質奉直公
蓋神駒目之稍長綴學黃州文從奉直公徘徊二程
祠而瞻其遺像曰茲儒宗也生于斯俎豆于斯豈獨
其地靈哉奉直公益奇其志年十六以儒士應鄉舉

未第補縣庠弟子員日益下帷誦讀至夜分不寐卽
家徒四壁立而與里中豪貴游冶兒居弗問也每試
督學使輙高等最後遇郭先生識拔引與江漢間諸
名士聚講右室時時進說經史稅文獨公奏對大稱
善嘉靖庚子舉于鄉明年上春官會闈奉直公訃號
泣徒步歸幾不勝禮丁未復執周宜人喪前後足不
履城郭者十餘年有司高之庚戌舉進士選授豐城
令豐故劇而難治又其時分宜柄國而豐諸要宦埶
家多席其威以憑有司而暴鄉里謂非鄭公不制公
至亟下令曰令來奉法爲　朝廷安民非爲勢要地

也因一切以法平之而人不得干以私乃衙公者謬
其辭以中之曰令誠能第無當於豐耳於是調公令
商城時商人方患苦蔡緋緋盜俠也聚亡命千人且
爲亂公至適告變歎曰此禍本也弗除將蔓蔓難圖
矣因密上狀而討禽之寘于法餘悉聽自解散商遂
安而諸所爲商便宜計不具述也丙辰擢大理左評
事且行父老遮道泣曰公幸除暴安我何遽去我爲
公亦泣數行下別之公既入備法曹操議益謹惟恐
有所失出入會給事吳時來刑部郎董廷策上言分
宜父子不法法當誅

上怒下其議理卿理卿偽公具奏草或風公乘時附
分宜便公正色拒之吾聞廷尉天下平也殺鯁臣以
媚權倖謂下何竟若奏從輕典一時直聲赫赫動朝
著矣未幾以年績被　恩命贈奉直公爲文林郎母
周爲孺人尋晉寺副寺正庚申奉　璽書讞獄四川
所從疑議而全活者不下百餘命壬戌擢守雲南府
府治在滇會省所部十三州邑民夷雜居簿書填委
公直迎刃解之時黔國公怙勢挫抑守令而魚肉其
民又引土官鳳家林爲羽翼白日操刃殺人于市而
莫敢問公竊扼腕憤之既以人臣禮折沐氏謝不與

見徐暴索林擅殺之罪驅而遠之因奏記督府其略
曰夫秋之義家不藏甲行不挾矢戒私逞也
祖訓於四夷不得擅伐惟謹備之杜邊釁也今若沐
氏所爲將無漸不可長乎督府壯其議以聞於　朝
而奪沐氏爵蓋可謂探龍頷捋虎牙矣久之公亦坐
沐氏行賕貶南通州判官當其時萬俟攻淮陽淮陽
督府檄公部餉從行間緩急無不立應後俟思下大
司馬錄其功
肅皇帝賜幣金一鎰勞之未數月稍遷東流令東流
故僻邑公但臥治之因得日詣學宮進諸博士弟子

與之談經析疑義諸弟子無不奮然思興邑故六十年無一第公爲開天波門建興泰殿以壯之其年第王馮二子旋登進士科迄文物自玆蒸蒸盛矣公遇旱禱雨輒雨已祝雨不踰境而旁邑旱如故人益神之尋用察舉行能異等

先皇帝嘉之賜璽書進其父文林郎爲奉直大夫母孺人爲宜人蓋異數也無何量移嘉興郡丞郡有甲殺人而坐乙者又有乙關出財物而坐甲者彼其力足以奸法也公廉得其實並具案反坐之郡人人稱平乃受坐之家不中公不止矣居二年累遷尋甸(缺)

客或疑公不之官公曰

天子念要荒而以鎖鑰寄我我何所厭薄而不爲因策單車入滇則滇人相望而喜曰此非吾故侯來耶尋甸北接䍧牱䍧牱往往與木邦諸夷相掎角竊發爲患又嵩明馬龍二州叛不受號在

先朝常蹂府城而震驚滇省而畏事者又與之四馬以恣其驁驁禍殆未已也公下車即毅然引其任立策之曰安內地當還四馬除外患當復馬龍不爾當坐困議上督府大驚曰遠猷哉因以一切便宜任之公乃申約束募勇敢士捕殺其首之長而黠者而四

十八寨諸餘孽望風解矣是役也不亡一矢而解南
中數十年大患而當事者晏然不以為勞公始怏怏
歎曰倦矣不去何待遂上書乞致仕歸歸十餘年不
復談世事營居樂亭之北朝夕課二子誦習古今以
其暇寄情山水自詠自觴忻然樂而忘老士論甫虎
陳迹矣公生平剛方陗直不能媕婀以取容乃其中
樂易政尚廉平不好為已甚以故所至見迕强禦而
去則其民尸祝之居家崇儉約食不兼篋衣不厭澣
至於篤昆弟周親黨則不吝推產分槖裝以資之公
未遇時族有造巫禁以忍公者公未之較後其人坐

殺人罪公爲力白其冤釋之或曰非子之與乎公曰吾爲親非爲讐蜀人鄧文學卒于官而其妻逐先妻之子將私與其子棄櫬歸公聞之曰有是哉因與粟百斛食之徐厚賻以歸其櫬茲視脫驂館人義厚矣義厚矣卒年六十有九所著詩文若干篇藏于家配余氏封孺人加封宜人岳池教諭余鎬女也宜人有士行與公居白首相敬如賓生二子長即明垣太學生娶李氏繼王氏次即明城邑學生娶蔡御史完女女一適恩貢生黃廷敬孫男一嗣契聘孝感舉人程學庸女吳國倫曰予甞與公同釋褐云知公負用世

器而直節侃侃有古社稷臣之風顧獨不能諧時至
三仕為令兩出守要荒而入為廷尉屬者僅五六年
何落落哉夫展禽三黜汲長孺再徙皆直節之效也
公何負於世世人負公耳予厚善公而公之不善宦
又大與予類竊有感焉銘曰
而容嚴嚴而衷鬱紆謂予不遘抗跡天衢若其終遘
胡窒所如如弦如矢恥與世俱反其初服埋焉以居
何以方之直哉史魚何以藏之蜿蜿龍珠

明奉議大夫南昌府同知景仁劉公墓誌銘

萬曆丁丑二月之十日南昌府同知劉公卒于家越

明年戊寅其子在輿其孫宗台將卜某月日舉公之喪藏焉先期以譚少府守身狀來謁予銘按劉氏爲輿國右族公名壽嵩字景仁其先徙自豫章居朝陽里之小溪由一六公六傳至洪遠公則公王父也洪遠公生本榮公娶朱氏竝有隱德生六男子而公最少公自兒時穎慧不羣弱冠有大志厭其里人類以田宅相吞噬非美俗也遂自折節師友綴學工屬文尋遇州大夫督學大夫試公無不奇公者嘉靖辛卯以毛詩舉於鄉高等屢上太宗伯不第益下帷自奮多所博觀古載籍而爲文日益瑰瑋不類經生語時

予方束髮受書先大夫則時時稱公以儒術破里俗爲奇男子事以故黜予予既自恨不及師事公而猶得與其子倣相友善會巳酉予亦叨鄉舉從公如京且與同舍館見公風神朗秀氣溫而色嚴無一語輕發竊心儼而尊禮之庚戌公又不第慨然謂予齒踰壯矣不仕將對公車老耶乃謁選授儀隴令儀故巴西僻邑公令之筲不下堂而刑清政舉四境晏然徐以其餘力遷黌宮課弦誦蓋自是文風一振巳部使廉公才不盡於儀也因檄之署大竹蓋大竹劇於儀數倍又其民獷悍多逋賦故任公徃且歷試公云公

單車入大竹召其邑長老而勞之曰長老得無有所患苦乎吾從旁邑來計爲若屬洗獺悍名使各喻於先公後私之義以安其故業不則文法吏躡其後雖召父杜母能汝庇乎邑長老退而相告劉公推赤心何忍負之未期月逋賦之民繈至輻湊無後一梗治者於是治行稱巴西最比還儀則南昌之　命下矣公在蜀凡六年以累薦得量移去及去蜀兩邑之民爭留之不可乃各爲祠生祀之佐南昌甫數月雅著廉能聲巨室豪右無敢撓其法有熊生者爲嚴相內戚是時相方盜柄以威福天下生乃馮其勢侵民爲

一鄉恚鄉人多匍匐走愬諸上官諸上官心不直熊生卒莫能爲鄉人地咸移之公公使人召熊生生揄襜襜然儒衣來也公正色叱之安得罪人而儒衣耶生曰相君吾內戚也公大怒使人褫其衣曳之膝行而前數之曰吾所恃爲民平有

天子之約法在安問相君即相君宰天下惡令若魚肉其鄉人乎因鞭之數十竟伏罪盡劃其所侵田以還鄉人時寺讁居豫章親見其事而壯之而公則自度不免矣因奏記乞休會以

王命采木行不敢復請事既竣乃持羨金千餘金還公帑遂飄然納綬去

去之日聞有代邸右史之擢蓋嚴氏爲能生修怨也
然竟不能中之以他禍公笑曰徼福招君生還幸矣
安能垂首曳裾作王門客邪比還稍稍分槖中金與
諸兄爲壽且厚爲諸從卹其私日以經術課子若孫
不復談世事後嚴相坐法族而降慶改元有　詔諸
與嚴相忤而罷者皆得復官會有陰泯之者僅得以
覃恩進階一級公亦不復問矣公居恒清修好學尤
善誘其後進生爲儒蓋自公爲儒顯里中人翕然宗
之家詩書而戶縫掖即公之諸從一時仕爲郡縣長
吏者四人文學官三人皆公之錫類也公晚年方寄

情山水諷詠太平屬二子四兄先後物故意鞅鞅有深悲焉而獨與其仲兄司城公出相覓入相弔也未幾司城公又卒公益悲痛不自勝遂寢疾不起距其生弘治壬戌春正月享年七十有五公初娶余氏先卒繼袁氏並有士行而能佐公成令名男六人曰儆曰傣曰合俱庠生儆與傣先卒余出也曰有庠生曰存曰集袁出也女一人亦余出適通山朱宗伯子之彥未一年而之彥卒女守節年踰六十部使者 奏旌其門孫男十三人長宗台庠生次宗斗宗占宗杰宗賚宗貢宗麟宗鳳觀武常武振武癸武丙武孫女

一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二人墓在火鑪之西北岸
吳國倫曰嗟乎公嘗憤世疾俗計不能抗其身為底
柱乃仕止郡大夫一觸權幸罷矣齎志而歿不已傷
乎然進能奉法退不辱其身庶幾有完名矣今劉氏
益大而厚自殖者不可勝數獨公之子孫補書守薄
田葉葉自給不尤可以觀公乎銘曰
楊淑而脊莊如弦楊淤而潔為玉為淵民陶恃兮
將顧于天官可解兮法不可揖後其身而身先聯其
名而名全宜爾子孫衆多兮楚大夫之新阡

明封承德郎劉公暨配陳安人合葬墓誌銘

劉公郡之朝陽里人名壽嵩字典仁其稱承德郎則以子儲貴也儲兄弟故與予同學相友善因而習知劉公劉之先世居豫章自祖道十傳而至功顯曰一六公始避亂徙興國之小谿家焉又數傳子姓蕃至數十百指漸以世次異居貲產遂甲於數里大父洪遠父本榮則世守小溪而好行陰德本榮娶朱氏卽公母也生子六人而公其四公生而軀幹脩偉勃勃負英氣而性又鯁直不阿里中少年率多貌憚而心異之公微知其異也退而竊歎曰吾何以同俗爲哉有先人之田廬在兼力而耕計日而食脩內行以保

家聲俾子若孫自振足矣彼欲魚肉人以自肥且以爲智且能也不旋踵敗矣曾知吾有所不屑耶於是諸少年無不赧赧自失者公雖處山谷間然志好儒術而於兄弟友愛尤天性仲兄滕縣君輔仁丞于滕坐謗見逮公聞之曰謂吾兄墨耶奈何不能操一金自贖也乃括諸兄弟得百餘金馳之滕贖仲得生還而終不忍言金所自出季弟南昌君景仁少敏於文或沮之曰田舍兒得習法家言爲郡功曹榮矣何至以佔畢自誤公毅然拒之曰亢吾宗者季也因令就經師講業稍稍分私槖以佐其勤未幾季果以明經

舉於鄉已仕為儀隴令為南昌府同知所至以風節著象公力也而公竟未嘗望報焉公自中歲以來益澹於勢利且有丈夫子六人兩督其家餘俱綴學治舉子業公遂得屏處一室日號靜守居士日從諸昆季與素所信愛鄉長老觴奕為娛不復問家事會督學劉憲使行郡廉公賢且能成其子儒也檄有司致幣奬之嘉靖丙午儲舉於鄉隆萬間俶與佃相繼應選貢　廷試並列高等與兆翔翔膠庠志未艾也初儲屢試南宮不第公命之曰數奇乃爾不曰為祿仕者無擇官乎子其仕矣儲遂唯唯謁選得瑞昌令已

用薦者言改柏人柏人之政成又用薦者言 召補
北京司城尋以事忤中貴人出爲晉寧州牧承德公
與其配陳安人之封也爲司城時兆遇也公既貴益
退然折節下人足不履城府已趣儆仕儆得仁壽尹
已趣佃仕佃得高唐州文學官劉氏遂爲衣冠右族
里俗因之一變家弦戶誦恥復以貲產相豪矣公晚
年嘗聚族而告之曰兒輩徒以經術起家通籍中外
竊食代耕之祿于又以布衣被
天子恩賜璽書爵之豈于良而二三子能哉此自先
世遺澤遠也因令族子弟之賢者收遺牒爲譜以倡

仁孝旋捐貲飭祖考墓而别其封樹禮不忘本公其
庶幾哉其後有司稽劉氏族大而産饒議析其里戸
公居間劑量裒益之無不各當人意即里戸分而家
義猶合恃有公耳公初病肺幾誤於庸醫以儲索秘
方不數藥而愈復食增健者十餘年故三子皆得從
治命以仕蓋所謂内其祿而外其身子道也萬曆丙
子十二月公忽忽疾作以廿七日不起距其生弘治
戊午九月十四日得壽七十有九云卒之日三子諸
孫在侍襯斂執哀如禮越數月伸自齊右儲自滇南
敞自蜀先後奔至哀不勝毁陳安人先公二十四年

卒葬濟州之北岸山負乾抱巽即公所自相地也安
人懿行載在別珉茲不具六子長僴娶鄭氏次佃娶
李氏次倜娶柯氏次偕娶鄒氏繼明氏封安人次儆
娶蕭氏繼楊氏季僎娶柯氏孫男十七人孫女三人
曾孫男十六人曾孫女四人僴等卜某年月日將奉
公柩啓安人之窆合葬焉因令儲為狀介僴乞銘於
吳予吳予曰公起畎畝爲郎目歷五朝享高年而撫
有四世子孫如林且化其鄉爲冠蓋里得天厚矣昔
羊舌職之勸能十世也以惠訓石奮之顯其四子也
以醇厚夫醇厚惠訓劉公兼有焉非獨厚於得天也

劉之後其後因予銘曰

本豐條遠德厚流光匪濟之美曷發其祥塊焉爲眞宅

河洲之陽斧如堂如哲人斯藏

明儒官楊先生墓誌銘

楊蓋四明世家云遠者勿論　國朝自文懿公康簡公相望起甲第仕至大僚其後子孫益以經術行能顯名當世簪紱之緒至于今蒸蒸不衰乃予所及交若廷尉丞美益雷州守承閔高州別駕子龍皆後賢也史稱楊太尉累世清德爲東京名族公家豈其苗裔乎頃別駕持狀屬予再拜泣下曰願以先子之志

徵惠明公一言予既拜而受之因爲之誌蓋先生諱美璿字以齊父處士君某某徐孺人以成化庚子年三月初六日生先生先生自少樸直好學馴行孝謹弱冠補邑弟子員邑故多才士旣試輙居高等諸才士無不心下之所與交游多門內之賢與邑中大人長者故識博器宏內行脩而爲文日益近古比遇督學大夫王公方劉公燧竝鑒識之嘉靖乙酉秋先生方入試而聞徐孺人暴疾即徒步夜馳歸則孺人不待矣先生以此自傷又傷處士君相繼謝世毀瘁幾不勝禮已召堪輿家卜葬地堪輿爲言相地利矣奈

不利長公何先生曰葬藏吾親也寧計其後信如若言孤最長最不孝請自當之毋寧及諸弟遂葬如初卜先生故不善視家人產則兩弟美瓚美珊實營之即橐中歲有奇羸弗問也已從兩弟意析居凡便利腴美田宅悉推讓兩弟而自取其瘠且隘者里中人至今頌先生義甚高先生又身自爲經師督課諸子講誦不輟且戒之曰吾非欲若曹資口耳以獵富貴爲取古人之精蘊而貫有諸身心用之則天下才不用之則天下儀羽固吾志也後先生屢舉明經不第居不滿中人貲而布衣之交已多位至通顯者先生

益狷介無求於人即故人具書馳車馬迎先生先生
槩拒之若謝故人不忘窮交足矣安在分公家粟以
相餉耶益不赴及別駕長爲弟子員先生退而歎曰
吾竟老於經生哉遂自罷不就試得奉　詔給冠服
爲儒官壬子之秋別駕登鄉舉先生喜動顏色曰是
兒雅負奇令用世有階矣先生自是益厭結束入城
府退居鄴之西谷中角巾野服日與社父老故舊賓
客相飲爲娛旋自榜其廬之楹曰鐘鼎山林各天性
此不見先生夭殘乎壬戌秋九月四日漏三下先生
寢忽不安起自據牀召諸子諸婦諸孫而前命之曰

吾享年八十有三生平無大玷缺又多子孫且無疾
而歸不復有遺憾今逝矣若屬喪不必過哀葬不必
侈費第毋墜吾家聲耳語畢遂瞑目暨舉斂時四體
猶溫澤如生弔客無遠近至莫不嗟異之嗟乎先生
蓋得於天者厚矣先生初兩娶周氏並無子先卒繼
娶祝孺人生男子四人長承麒次即予龍任高州別
駕次承鳳予鯤女子二人長適江東居苽次適大雷
汪培承麒婦陸氏生孫德易予龍婦張氏生孫德學
德萃承鳳婦薛氏生孫德贇德舉德輿予鯤婦金氏
生孫德寧德完德實凡九孫並配名家女又女孫四

人並爲名家婦先生自著有西谷俚語字學直音及經書序解藏于家承麒輩將以其年月日葬先生于西山之原銘曰

於赫伯僑楊侯是基爰歷周漢累葉相維我我赤葦寔蕃寔滋振振象賢素風不緇抗跡箕穎東南之儀義方用成奕爾聲施生無瑕行訣無亂辭西山之石不朽如斯

明奉議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方回劉公墓誌銘

嗟乎武選公吾執友也又三世内親今棄予二十餘

年墓木可材有司者業已錄其賢而祠之鄉校其八
歲孤之丰且壯應選貢入大學始狀公遺行涕泣請
銘於予予以兹不佞猷事也其奚以辭公姓劉名師
穎字方回自號豐峯居士楚與國州人其先南昌紫
谿人元季有子誠公徒步入興國卜居坡山初猶力
耕自給已漸闢產業長子孫子孫衆多旋有釋耒耜
而爲儒者進士四人貢士十五人博士弟子且百人
其因山澤之利而擊鐘鼎食者不可勝數雖各隨所
宗散處異宅然率與坡山聯絡周遭數十里冠蓋相
望雞犬之聲相聞劉遂屹然爲州望族矣子誠公仲

子仕榮生宗允徙居軍山宗允生鉅鉅生斑斑生承直公守徹承直公善治生而尤好施不倦鄉人稱長者配莊安人有子五人而公行四尊文徙居南塘公生而蚤慧七歲能屬辭稱爲其舅莊克溫氏所奇嘗過外家外家諸長老知其奇無不儼然賓之一有所叩輒應聲成文諸長老莫能難而難以強記授是曆昔讀之一再過成誦由是無遠近稱公神童十歲媚舉子業十三就試督學使其時行尚未健則舅氏躬負而前已爲督學使識拔名冠荆楚　荆王聞而異之致幣焉請得爲國塉公固謝弗從郡大夫戲之曰

劉郎徒手取金紫不足豔乎對曰非志也郡大夫益
歎公國器其後公病羸者十年不能出至嘉靖庚子
始强出應鄉試由恩中鄉試凡三上春官不第歸而羸
益甚會文選缺員公喪哀毀幾絶久之稍平興癸丑
進士高等會廷試當奏對雜中而相臣分宜公意有
它偏抑置公二甲第二名已當應宏詞科入備史職
適以尚擬發見遺乃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提督武學
武學之政由公一新而出其門者多識略勇敢士尋
上書言軍政
上嘉納之未幾奉　命督發船直餉遼左殛雲中兄

寨馬公一切用軍興法所過不擾所至稱使一時諸
大臣開而賢之丙辰奏績
上特褒以璽書贈其父承直郎母封太安人云丁巳
遷職方員外郎監脩重城會　三殿災公又從大司
馬分董大工日奔走傭伍間不少休息
上賜白金文綺勞之尋陞武選郎中公方勵精脩復
祖宗朝武選故法冀一清內蠹而使天下介胄之士
各得以其所苦自通乃不任焦勞而怔忡之病作矣
因請告還里中杜門慎卹省侍太安人外惟有枕書
高臥耳庚申七月十日竟以怔忡不起年纔四十有

二娶泗州判官董朝翰女封安人一子卽之寺庶憤
氏出娶婦張氏墓在園山祔承直公塋之左數步而
所謂坡山則峩峩當其前也嗟乎傷哉公生平慈諒
冲虛負異才而能下人與人易親而始終無所自失
至遇宗鄰外親併自處其厚友人有貧而鬻田於公
者旣不吝厚直收之旋折券與其人曰通財友道吾
何利而田也爲郎六七年曾不改其素風尤非時輩
所及人言公食不盡豆而吐氣若洪鐘貌不勝衣而
任重若大輅知公哉乃不盡究於用且娶多疾蚤世
則無聞識不識皆傷之公卒之日予方客大梁夢公

執予手作長別狀甚哀予亦放聲大哭聞於寢外寢
外人呼予起之未數日凶問且至此不神相感乎因
憶少與公論文於鄉壯與公稱詩於朝已非偶然卽
丙辰之春予以忤分宜故將赴　廷鞫公度予必死
杖下陰使人裝飯抱烏羊從之予因託以後事已雖
賴
主上恩見寬而公生死交情則耿耿至於今矣今其
孤又視予猶父非予銘公而誰哉銘曰
子子爾祖荒彼坡山樹德百稔以蔭以蕃雲仍星布
鬱爲名閥及子之身魁然誰用匪直也文贊詩經武

帝錫嘉名逮父與母天寔祚劉挺茲國器胡寢夙痾
添焉蚤逝園丘纍纍宰木垂垂泉戶旣閟長夜如斯

甋甀洞稾卷之三十五終